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一回 相府中惡婦求情 玉珍觀英雄病癒

話說賽貂蟬走到沉香閣，跪在秦氏面前只是磕頭道：「少奶奶救命埃」秦氏正在氣悶，忽見賽貂蟬跪著磕頭，口口聲聲只叫救命，到覺好笑，道：「為何如此？」賽貂蟬將前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如今少爺要取我的性命，望少奶奶與少爺說一聲求情救我一命，感恩不荊」秦氏道：「爾將施碧霞放來打我，如今被他走了去，又來求我則甚？」賽貂蟬道：「少奶奶，總是我不是，求少奶奶開恩救我一救，勝燒萬柱香。」秦氏道：「爾如今也認得我了。古人說得好，皂隸門前過，留他吃杯茶，雖說無路用，也是冷熱債。自從去年初秋爾到我家，爾就做勢裝腔迷著少爺，少爺被爾迷昏了，竟將我擱起放在一邊，我也不做聲，情願孤眠獨睡。我不是怕爾不敢與爾爭風，惟恐被人聞知大小爭風，說笑起來。況且三□一人單單愛我一個，難道這點小事爾就說不來，何必來求我？」賽貂蟬道：「少奶奶啊，我從今以後再也不敢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不相干，這個人情我說不來，爾自己去說。」賽貂蟬只是磕頭求救。只見秀琴走來道：「七奶奶，少爺氣得不得了，叫我來尋爾去說話，爾如今快些同我去。」賽貂蟬道：「爾先去，我就來。」又道：「少奶奶須要救我一命呵。」秦氏道：「自今以後可認得我了？」賽貂蟬道：「以後再不敢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爾且在此，我先去說看，有來叫爾爾才可去。」又道：「春梅、秋菊，爾們隨我來。」遂下了閣來到萬香樓。花子能見了立起身來道：「少奶奶來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請坐。這兩日天氣甚熱，就是民間夫婦也要分牀另睡，少爺也該分牀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是再也分不來的，夜夜空不得的。」秦氏道：「雖然少爺精神充足，也要須應保體，一人焉能當得三□二人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那有三□二個？」秦氏道：「施碧霞難道算不得數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要說起他了，他是算不得數的。」秦氏說：「如此言三□一人之中，那個最中少爺的意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只有第七房賽貂蟬，他的內才外才真為第一。」秦氏道：「比我何如？」那秋菊口快，便接口道：「少奶奶，若說七奶奶的內才比少奶奶好得多呢，他也能寫字，也能刺繡，也能做詩。」

秦氏道：「賤人，誰要爾多嘴。」秀琴道：「秋菊姐，爾說錯了，那個內才不是這個內才。」秦氏道：「爾也來多嘴，要討打麼？」春梅將眼一丟，將手一招，二人隨他下樓道：「春梅姊叫我們做甚？」春梅道：「爾們好不知事務，他說起房裡的事，我們就該走開才是，還要多嘴多舌，我聽了好不替你捏一把汗。」秋菊道：「什麼內才，爾說與我聽。」春梅道：「爾來我說與爾聽。」三人去說私佔不提。

且說秦氏道：「少爺，既是賽貂蟬中爾的意，自然百無過失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雖無過失，卻有一錯。」秦氏道：「什麼錯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放施碧霞下樓去與賽金結拜，我恨他此一錯。」秦氏道：「那施碧霞性強力大，少爺爾尚且被他打倒了三次，何況他一個女人，焉能留得他住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是如此說，他是有意放走的，我必要他還我施碧霞來才罷。」

秦氏道：「不是我埋怨爾，說施碧霞的容貌也不為奇，一進門就欺著少爺，看此事勢是不能與少爺成親的，爾也不必去想他了。比如他不到我揚州來，難道爾走到山西去搶他不成？就是這件事是要兩相情願的，才有情有義，如水似魚，若有一個不願就無趣了。比如我與少爺成親之後，蒙少爺見愛我也不敢推辭，格外討好少爺尚不中意，還要娶這許多小妾，連我合湊在內共成一盤象棋，隨爾下著何子，何故必定要他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難道不成親了？」秦氏道：「若必不肯饒他，這也容易，他又未出去，慢慢圖他必然到手。饒了賽貂蟬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既少奶奶講情，饒他罷了。」秦氏道：「果然少爺大量。秀琴、秋菊、春梅。」叫了兩聲不見一個，道：「這些賤人那裡去了？」又大叫兩聲。那春梅等圍住私講內才，正在說得高興，忽聽秦氏呼叫，三人連忙走上樓來。秦氏道：「去叫七奶奶來。」秋菊領命去叫了賽貂蟬來，跪著只是磕頭，秦氏道：「施碧霞走下樓去，雖然是他強悍自走下去，到底是爾管束不嚴之罪。我如今與爾說了情，少爺寬洪大度不來罪爾，快快與少爺多磕幾個響頭。少爺今夜要爾仰面爾就仰面，要爾覆背爾就覆背，要爾橫倒爾就橫倒，要爾直豎爾就直豎，須比往夜要留心討少爺的歡喜。」賽貂蟬答道：「曉得，叩謝少爺、少奶奶。」賽貂蟬此時才放了心。只見丫頭報上樓來道：「曹教師請少爺說話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少奶奶，我失陪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少爺請便。」花子能下樓去與曹教師說話不表。

且說紅花要叫花雲去看施必顯病症如何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倘若花雲要與我羅啤如何是好？前夜因要救李大爺所以騙他，如今若見他面，花雲必不肯干休耳。」想一想道：「有了，我只說被打的遍身重傷，等待醫好再來便了。」道：「雲哥啊，爾雖有恩情在我身上，只是此事斷然苟且不得，將來另外的將物件報爾恩情罷。」遂等二位小姐吃完夜飯，將碗盤搬入廚房，四處一看並不見花雲，沒奈何只得回房。誰知身上發寒發熱痛疼難當，因吃了藥，藥性發作覺得一發疼痛，起先還可以扶得到，此刻藥性發作實是難當，一夜疼到天明，次日不能起牀。

花賽金見了心中又不願，又走去與花子能大鬧起來道：「紅花被爾們打得如此模樣，命在旦夕，快些請醫生來看病調治，如若他死了還要爾來賠命。」花子能唯唯連聲說：「我就去請醫生來便了，如若果然死了，我做哥哥的賠命就是。」即刻差家人去請醫生，花賽金猶恨恨的罵回樓去。那花子能不知怎樣，自從與花賽金賭氣輸贏贏頭之後見了就怕，所以花賽金說的話無所不依。

且說飛天夜叉施必顯病在玉珍觀奄奄一息，多虧李榮春差家人請醫調治，自古道藥醫不死病，不消幾日病就漸漸好了。施必顯食量最大，日食斗米，每日與道人討食，到晚只是吃不飽，也不想母親妹子那裡去了，只是要食。那日病已痊癒，正在吃飯，忽然想起母親妹子為何不見了，難道回去不成？又想道：「非也，母親前途中得病，到此臥牀不起，怎麼能得回去？再沒有他回去將我一個病人丟在此之理，必無是事。只是他們那裡去了？待我叫道人來問便知明白。」遂叫道：「道人快些來。」道人聽見叫喚連忙走進道：「大爺，飯是沒有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是要飯，我問爾：我的母親、妹子都那裡去了？」

道人想道：「我原恐他病好了要問我討人，如今怎麼好？」那施必顯見道人沉吟不語，問說：「道人為何不說？」道人說：「小道不知。」施必顯見道人說不知，心中大怒，走上前一把將道人胸前扯住道：「爾這賊道人，我母親妹子都在爾觀中，怎說不知，莫非爾害死了麼？」道人被他扯住一時忙了，道：「施大爺放手，小道怎敢害死，有個緣故。」施必顯放了手道：「爾說來，是甚麼緣故？」道人說：「施大爺啊，皆因老夫人身故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母親死了麼？幾時死的？為何爾也不與我說一聲？」道人說：「大爺，爾病得人事不知，叫小道怎麼與爾說？就說爾也不知的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我的妹子那裡去了？」道人說：「因為老夫人死了，沒有棺木成殮，所以賣身。幸虧得此處有個仁人君子姓李名芳字榮春，他不忍小姐賣身，助銀五□兩、棺木一口，又請醫生與大爺調理，大爺爾才得病好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何故我妹子又不見呢？」道人說道：「因被此處有個姓花名虹字子能、綽號淨街王，被他看見將小姐搶去了。」施必顯大怒道：「他搶去做甚麼？」道人說：「無非搶去做小妾。」施必顯聞言大罵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！爾敢如此大膽，將俺妹子搶去做小妾麼？爾這道人為何不對他說是我的妹子？」道人說：「小道才說得一句使不得，他就拳頭腳亂打亂踢，還要送到江都縣去打枷，小道再三求了才罷，怎麼敵得他過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且問爾，我母親的靈位放在那裡？」道人說：「在後房，我同大爺去看。」施必顯隨同道人走到後房，一見靈位雙膝跪下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母親啊，母子三人自從離了故土要往寧波姑丈家中，誰知行至此地母子雙雙同病，不料母親竟丟了孩兒歸天而去，為兒的不能送終真是不孝，可憐也無人奉飯燒紙。」道人說：「這都是小道早晚留心侍奉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難得爾如此好心，我自當報爾的恩。」道人說：「不敢，些許小事何須言報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且問爾，那花子能家住在那裡？我要去討我的妹子。」道人想道：「這個兇煞神莽撞之極，若說與他曉得，倘生出事來豈不又連累到我身上來，道是我說的？」遂說道：「施大爺，爾身體才好不要去動怒，等候再過兩日身體勇壯方可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個不要爾費心，爾只說那花子能住在那裡。」道人說：「這個我卻不知。」施必顯見道人不肯說，大聲叫道：「爾不說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？待我自去問。」遂將長衣服脫了穿件短衫，裝束停當，拿一對四百斤重生銅打就的金爪錘走出門，一路亂喊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我來與爾算賬也。」不知要由

那條路去，只是亂走亂叫，街路上這些男婦老幼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個個道：「不好了，魁星罡出現了，快些走罷。」這些人見了施必顯就走，因施必顯生得奇形怪狀，青面獠牙，頭大如斗，髮如硃砂，身高丈二，聲如銅鐘，所以這些人見了個個害怕。

那施必顯東奔西跑，也不知花子能家在那裡，只是奔走。

走得肚中饑餓，四處一看並無可吃的物，正在停望，忽見轉彎來了一人挑著一擔粽來，施必顯道：「好了，有點心來了。」

飛步走上前叫道：「賣粽的快快挑來我吃。」那賣粽的挑著擔低了頭的走，忽聽得這一聲猶如雷響，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道：「不好了，魁星罡出現了。」回轉身就走。施必顯趕上一步扯住了擔道：「爾走往那裡去？」那賣粽的被他扯住了的不得脫身，驚得滿身發戰。施必顯道：「爾為何如此的抖？」賣粽的道：「我怕爾的面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呆子，我是個人，爾也是個人，何必害怕？」賣粽的道：「爾是個神就該住廟裡，為何出來怕人？」施必顯道：「狗奴才，我是凡人。」賣粽的道：「爾該死了，既是犯人就該在監牢內坐。」施必顯不等他說完，一個巴掌將賣粽的一掌打去就跌倒在地，方說道：「我是與爾的一樣之人。」那賣粽被這一掌打得頭昏眼花，停了一回才爬得起來道：「爾既是個人，為何如此兇惡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不曉得什麼兇惡，從小就是如此。我且問爾，爾這粽可要賣麼？」賣粽的道：「是要賣的，不賣我打出來做什麼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既是要賣，拿來與我吃。」賣粽的道：「拿錢來買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吃了自然有錢與爾。」賣粽的只得將粽一邊剝與他，他一邊接來吃，一連吃了一百餘個，將一擔的粽吃得乾乾淨淨。

賣粽的暗暗吃驚道：「怎麼如此大吃？」見他吃完了道：「拿錢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該多少錢？」賣粽的道：「一個粽三個錢，爾共吃一百〇三個粽，共該錢三百三〇九文。」施必顯將手去身邊一摸，並無一文，方道：「賣粽的，今日我無帶錢在身上，明日來拿罷。」賣粽的道：「爾這人到說得好笑，我又不認得爾，叫我明日那裡去尋爾討錢？」施必顯道：「爾明日到玉珍觀來向我拿錢，我如今要到花家去了。」說完大踏步如飛而去。那賣粽的見施必顯如飛的走去，只是叫苦，趕又不敢去趕，曉得他是利害的，只一巴掌尚當他不起，如若被他打一拳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，只自己認造化不是罷了，挑起擔子自去了。

且說施必顯吃了粽一直走，心中想道：「不知花子能他住在那裡，我如此走來走去走到幾時？不如待我問一聲。」舉眼四處一看，並無一人。正在張望，卻好來了一人，施必顯就趕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花子能的家從那裡去？」那人被他一扯，回頭一看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望西而去，過了和合橋再問就是。」

施必顯放了手望西而去。爾說那人因何不老實說叫他由東而行，卻叫他望西而去？因恨他莽撞又被他吃了一驚，所以騙他西去。

若施必顯識禮的走上前拱手叫聲伯叔，年輕的叫聲兄弟，借問一聲花子能家那裡去？那人自然與他說在某處，望那裡去。施必顯乃莽撞之人，動不動扯住了人叫道：花子能家望那裡去？

也不稱呼一聲，也不拱一拱手，又生得奇怪的相貌，那人怕也怕壞了，那裡還肯對他實說？不知施必顯能到花家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